

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丛四編

馮承鈞譯

商務印書館

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丛四編

馮承鈞譯

商務印書館

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丛四編

馮承鈞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顺景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上 海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装

統一书号: 11017·105

1962年11月重印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11月上海第1次印刷

字数 75,000

印张 4 8/16

印数 1—1,000

定价: (9) 0.65 元

目錄

莎兒合黑塔泥	伯希和	一
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	馬司帛洛	一七
秦漢象郡考	馬司帛洛	一八
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	馬司帛洛	一五
李陳胡三氏時安南國之政治地理	馬司帛洛	一〇三
安南省道沿革表	馮承鈞	一四

莎兒合黑塔泥

見一九三二年通報四三
至五四頁 伯希和撰

成吉思汗系的帝國，先由窩闊台 (Ögözi) 系統治，後在一二五〇至一二五一年的大會中，移轉於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 (Tulu) 的後人。這種發生很大結果的變化，要出拖雷的寡婦之策謀。這個寡婦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克烈 (Kerai) 部人，也就是大汗蒙哥 (Montekha) 忽必烈 (Khubilai) 同在波斯建設蒙古朝的旭烈兀 (Hülügü) 三人的母親，普蘭迦兒賓 (Plan Carpin) 行記通行本中所著錄的 Seroetan 就是此人。

世人對於這個拖雷寡婦的名稱，寫法各別，從德景 (De Guignes) 註一的 Sarkoutna beghehan 一直到刺威兒迪 (Raverly) 註二的 Sirr Kükbi Bigr 同布洛賽 (Blocher) 註三的 Siyonkhokhataiai。我在一九一四年通報六二八頁中曾寫作 Soyorghakhtanibägr，現在我以為可以更進一步討論這件問題，分析此名中的種種元素。

註一 De Guignes, 匈奴史第三冊八七頁。

註二 Raverly, Tabakat-i-nasiri, 1092°

註四 Blochet, 蒙古史緒言 一六五頁。

布洛賽所言刺失德丁 (Barisdu-d-Din) 書中此名尾之 beki 或 begi 是太后 (hai-qin) 之轉一說，是不對的。這個別乞 (beki, baik) 同別吉 (begi, bagi) 稱號的沿革，同價值，固然可以討論，可是我們今日熟知這是男子同女子名後的一種稱號。 註四

註四 可參考一九三一年通報二三一頁兀刺的米兒綽夫 (Vladimirov) 考證的節錄，他將男人所用的名號別乞同妃主所用的名號別吉分開，這一說惟一可駁之點，則在十四世紀時，元朝 祕史的譯人曾兩次譯作別乞，而別吉從未一見。

這個別吉的稱號，並不與本名合而爲一，所以許多載籍未曾著錄這個稱號，至若本名，我們可以將古籍所著錄的臚列於下：

(一) 元朝祕史漢文譯寫蒙文本，第一八六則，作莎兒合黑塔泥別乞。根據此書的譯例，可以還原作 Sorghatani-biki (Sorghatani-beki)。 註五

註五 前幾年在蒙古發現的一部晚寫的元朝祕史蒙文寫本，不幸已佚其半，我們所引的這個部份，就在佚文之中。我們對於元朝祕史漢文譯字所應注意者，「合」字旁註「中」字的，常讀若今讀之「哈」。至在其他譯寫不甚謹嚴的譯文中，這個「合」字有時作「哈」，有時作「合」(仍

讀若「哈」，從來未見用「合」字譯寫 ho 音之例。

(二) 元史卷三本紀作唆魯和帖尼，卷一〇六后妃表作唆魯忽帖尼，卷一一六列傳作唆魯帖尼，列傳的譯名必脫一字，根據前一譯名，可以還原作 *Sorghuqūni* 同 *Sorghuqūni*。

(三) 普蘭迦兒賓行記（一二四六年撰）*d'Avezac* 本（六六六頁）作 *Serocan*，這種寫法業經 *Vincent de Beauvais* 同缺第九章的普蘭迦兒賓行記諸本證其不誤。註六但是 *Cambridge* 刊行的 *Corpus Christi College* 本，是現在的惟一全本，乃將此名寫作 *Sorocan*，必是由 *Sorocan* 訛爲 *Sorocan*，一再傳寫之誤。註七普蘭迦兒賓將此名寫作 *Serocan*，頗有其可能，我們很想知道尚未校對的 *Wolfenbüttel* 本作何寫法。註八

註六 我在 *Vincent de Beauvais* 的寫本中，尚未檢出別種寫法。可是在一二四八年 *Nuremberg* 刊本，一二二四年 *Donai* 刊本，同 *Hakuyt* 所用的刊本，皆作 *Serocan*。

註七 *Leide* 寫本（*d'Avezac* 的 *Pétau* 寫本），就是 *Cambridge* 本的一種抄本。此名在 *Cambridge* 本中作 *Sorocan*，這種寫法必爲訛寫，應採用 *Serocan* 或 *Sorocan* 的寫法。

註八 關於這部寫本者，可參考 *Van Den Wyngaert, Sinica Franciscana* 第一冊五七七頁。

(四) 韓兒帛良（*Etienne Orbellian*）於蒙哥在位時代兩至和林（*Karakorum*），第一次且在

拖雷的寡婦生前，他寫其名作 *Surakhtambek*。註九大約是蒙古語的語尾韻母有不發聲的習慣，他想記錄的名稱，應讀若 *Surakhtani-beki* 者，乃因前一「字之失音」而使 *n* 與 *b* 相接觸，由是 *n* 遂顎音化而成爲 *m* 了。

註九 可參考聖馬兒丹 (*Saint-Martin*) 撰阿美尼亞 (*Arménie*) 記第二冊一三四頁、一三五頁、同二

八〇頁；伯羅賽 (*Brosset*) 撰昔溫尼 (*Sionnie*) 史二二〇頁(其中 *Sourakhtembek* 名中之

第一「字是印刷之誤」)；帕忒迦諾夫 (*Patkanov*) 撰蒙古史第一冊三九同八五頁(其八五

頁附註中 *Surakhtanbek* 名中之 *n* 也是印刷之誤)。聖馬兒丹並說：「其他阿美尼亞撰人」

名此王妃曰 *Sokoudan*，可是未指明出處，據我所見的那些阿美尼亞古籍，並未見有此名。

(五)朮外尼 (*Juvaini*) 也曾到過和林，米兒咱摩訶末汗 (*Mirza Muhammad Khan*) 所刊布的朮外尼書，大致寫此名作 *Sorguyatni-begi*，僅在第一冊一一九頁中寫作 *Begi-Sorguyatni*。註一〇可是根據原寫本，此名的名尾實作 *-tani*。此外朮外尼書對於第一綴音不著韻母。綜觀那些寫本，好像除開一處作 *Begi-Sorguyatni* 外，其餘似皆作 *Sorguyatni-begi*。從這些寫本看起來，在朮外尼生前似已有兩種寫法，可是他常寫的疑是 *Sorguyatni*。

註一〇 朮外尼書也常省稱之曰 *Begi* (第一冊二〇六頁、二一一頁、二二〇頁、第二冊二五〇至二

五六頁，第三冊（尚未刊布）三至九頁），有一次僅錄本名（第一冊八四頁）。可是最常見的，則在本名之後附以 *begi* 之號，同元朝祕史的例子一樣，這倒是一種通例。至若第二冊一九頁將 *Begi* 列在名前的寫法，可以說是我所見的一個孤例。

(六)把兒赫不烈思 (*Bar Hebraeus*) 書中的蒙古史，大致可說幾盡取材於朮外尼書。他的朝代史 註一一中所著錄的阿剌伯語名，而經譯人 *Bauer* 譯寫作 *Sarcutna Bigi* 者，顯應從朮外尼書改作 *Sorgutani-begi*。註一二如此看來，把兒赫不烈思所採用的朮外尼書一種寫本，在 *u* 之前已經無 *g* 的寫法了。他在西利亞紀年 註二三中，亦用同一寫法，曾用西利亞文寫作 *Sirguti-begi*，譯人又轉寫爲 *Sarkutani Begi*。諸寫本在 *u* 之上固然註有 *u* 字，可是這樣位置韻母，不應作準。如果他有根據，我們將承認他採用的那部朮外尼書寫本，名首應作 *gati*，而不作 *gôr*。可是我不信有這種寫法，這些韻母符號之加入，好像是出於武斷的。註一四

註一一 Pococke 本四七三頁。

註一二 一八九〇年 *Salhani* 在 *Beyrout* 所刊布的朝代史，我雖未見，其寫法顯然相同。至若 *Risch* 在 *Johann de Plano Carpini* 一五〇頁中所譯寫的 *Surukutani*，毫無理由。

註一三 Bruns 本四九二頁譯本五〇八頁。

註一四 一八九〇年 Bedjan 神甫的刊本，惜未能見。巴爾脫德 (Barthold) 在 *Zapiski VOIRAO*

第二十三冊七頁中，曾憑藉把兒赫不烈思這種西利亞語的寫法，主張 *Sarkutani* 一名之是。他以為把兒赫不烈思不僅根據伊斯蘭教著作知道這個信奉基督教的王妃名稱，尙別有所本。其實他錯了，這種寫法也是本於朮外尼書的。巴爾脫德引證這種西利亞語的寫法者，目的蓋在主張名尾 -*cani* 之是，而駁布洛賽之說之非。在此點上頗有理由。其實他本人所採用的名稱是 *Sarkhutani-biki*，在第一綴音中用唇音韻母，距離真相並不甚遠也。布洛賽在蒙古史第二冊八九頁中業已轉錄西利亞語寫法，可是轉錄錯誤。

(七) 刺失德丁書的刊行人，寫法皆不一致。迦特兒邁兒 (*Quatrenère*) 註一五 寫作

Siourkouiti-beighi 別列津 (*Berezin*) 寫作 *Sarkhuqai-bige* 並以爲此名是本於蒙古語 *sorgha* (此言求學識)。註一六 他並想到蒙古語中 *sorghoq* (此言禁止) 一字，然因撒難薛禪 (*Samang Secen*) 書的寫法第一綴音中用 *a* 韻母，遂將此說撇開。後來根據元朝祕史，又將從前譯寫的名稱改作 *Sarkhutani-bige*。註一七 布洛賽在他的蒙古史緒言 (一六五頁) 中寫作 *Siourkhokhatat'ai* 乃在蒙古史刊本中 (特別在八九頁及三五二頁附註中) 所採錄

的波斯語名，似應讀若 *Siyuruqutani-begi*。可是在此處根據諸寫本，並比較其他的來源，也應改其名尾作 *-tani*。至若這個名稱的其餘部份，在刺失德丁書中有兩個異點：（一）刺失德丁始終寫作 *-quqtani*，乃在朮外尼書中，除開一種變例外，皆作 *-qutani*（11）刺失德丁在發音的 *s* 之後，加入 *i*，這倒是一種嚴重難題。考迦特兒邁兒、函買兒（*Hammer-Purgstall*）（比方伊勒汗史第二冊五三二頁）、多桑（*d'Oleson*）（比方多桑書第二冊二五二頁）、刺威兒迪諸氏之書，皆在 *s* 後著錄有 *i*。但是在額兒德曼（*Erdmann, Vollständige Uebersicht, 136*）書中，沒有這種寫法，尤其在別列津所採用的七部寫本中，名首皆作 *soy*。布洛賽在他所刊行的刺失德丁書中，不幸未將諸本的別寫哀輯，以供勘對。我們很想知道這些抄本中的第一綴音，是否始終皆是 *soyut*，我對於這種名首的假定，後此別有說。

註一五 八五頁、八六頁、九〇頁。

註一六 *Trudy VOIRAO* 第五冊二六一頁。

註一七 *Trudy* 第十三冊二二八頁。

（八）根據迦特兒邁兒書（八六頁），迷兒見的（*Mirkhand*）寫此名作 *Sorquqtani-begi*，如此看來，*s* 之後無 *i*。

(九)阿不哈郎(*Abū-l-Ghāzī*)書註一八兩錄此名。前一名戴邁宗寫作 *Soyurquṭai-begī*，後一名寫作 *Sorquṭai-begī*，兩名之下既無附註，又未著錄別寫。他在譯本(四五頁及一五三頁)中又寫作 *Sourquṭai Bigū* 同 *Sourquṭi-Bigū*，校訂翻譯如此淺陋，顯然不足爲據，而迦章(*Kazan*)城的較古刊本我未能見，不知如何寫法。

註一八 戴邁宗 *Desmaisons* 本四四頁、一四五頁。

(十)蒙古人撒難薛禪在一六六二年將此名寫作 *Sorkha-tai begi tayighu*，末一字當然是漢語「太后」的譯音。註一九但是十八世紀漢譯題曰蒙古源流的那一本撒難薛禪書，所根據的原本寫法又有不同，好像原名是 *Suraṭai-beki*。十八世紀的譯人對於第一個韻母作 *u* 或作 *o*，當然已無從辨別，可是祇須略爲變改，將 *-kha-tai* (或 *-qa-tai*) 改作 *-aq-tai*，這兩個同名異譯就不難一致了。如果原名是作一字整寫的，則並且勿須這種變改，原名或是如此寫法。註二〇我以爲不必認爲 *Sorqa-* 之必是，而 *Soraq-* 之必非，後對此別有說。所應注意者，譯人對於此點雖然無有一種傳說可據，可是他們採用別乞(*beki*)的寫法，同十四世紀的元朝祕史寫法一樣，而不採用兀刺的米兒綽夫所認定唯一正寫的別吉(*begi, begi*)。(反之，元史對於女人的名稱大致適用別吉。)復次尙應注意者，撒難薛禪書所代表

的，固是一類別種傳說，可是書中訛誤的名稱不可以數計，其中唯一的一要點，就是此書將第二綴音用的韻母寫作 *u*，同元朝祕史一樣，好像我們近在蒙古發現的那部不全的元朝祕史寫本，在是時尙未缺佚。

註一九 Schmidt 本一一二及一一三頁。

註二〇 我的說話假定是漢譯直接根據蒙文而言。如果中間有一種滿文譯本作仲介（參考 *Asia Major* 第七冊四七八頁 W. Fuchs 之說），我對於漢譯人之說，在實際上將可適用於滿譯人。

由是觀之，根據十三世紀的最古本，這個拖雷寡婦的名稱，其名首或作 *Sorghag*，或作 *Sorghog*，或作 *Soyurdaq*，可是其名尾必是 *-tan* 無疑。這種名尾迄今尙未有人解釋過，所以世人對之未敢決然採用，其實相類之例可以引證者不少，茲引數例如下：

（一）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有兩個皇后皆名乞里吉忽帖尼，一個是太宗窩闊台的三皇后，一個是成宗鐵穆耳完澤篤（*Tamir Öljaiti*）的一個皇后。考刺失德丁書，窩闊台諸后妃中無此名，而鐵穆耳完澤篤的后妃表，除元史的后妃表外，未在他書見過。觀此兩名之相同，加以元史這些表錄不無舛誤，或者是一人兩見。但是這種情形並不損這個名稱本身

之價值，其對稱好像是 Kirighutani (<Qirghutani) 或 Kirighutani (<Qirghutani)。

(二) 刺失德丁曾著錄有一個克烈部的女人，是朵忽思哈敦 (Doqush-khatun) 的姪女，先爲旭烈兀之妾，後爲阿八哈 (Abagha) 之妾。朵忽思哈敦死後，他承襲朵忽思哈敦之幹耳朵 (ordu)，他本人死於一二九二年二月。迦特兒邁兒 (九四及九五頁) 名之曰 Tugai，函買兒 (第二冊五五四頁) 名之曰 Tugai，多桑 (第三冊五五三頁) 同別烈津 (第五冊一〇〇頁) 皆名之曰 Tugai，但是額兒德曼 (一二七頁) 則名之曰 Tugani。應以額兒德曼的寫法爲是，這就是瓦兒丹 (Vardan) 所言信奉基督教的王妃 Tukhani，註二一也是一二八八年接到敕皇所致書的 Tuctani。註二二

註二一 見帕忒迦諾夫蒙古史第一冊二五頁。

註二二 參考沙波 (Chabot) 撰 Mar Jabalaha III 傳二〇四頁。沙波以爲 Toucali-khatoun 之

外，別有一個王妃名曰 Toukdan, Touctan, Noudan-khatoun (見索引二七七頁)。並

說這個 Touctan 是塔塔兒 (Tatar) 部人 (九七頁及二〇三頁)。其實他所說的也就是

Tugani，這個王妃並不是塔塔兒部人，實是克烈部人。函買兒在他的伊勒汗史中，也誤

將 Tukini 同 Tuktimi 分爲二人(見索引)。他所譯瓦撒夫(*Wasaf*)書(二六二頁)，也誤將寫本中的 *Tugtani* 寫作 *Takteni*，所以 *Howorth* 書(第三冊三一及三四九頁)中，*Takteni* 同 *Tuktan* 兩名並著。

(三)緯兒馬罕 (*Örnaghan*) 的妻子，在乞刺可思 (*Kirakos*) 書中寫作 *Elcinakhatun*，註二三然在馬刺乞牙 (*Malakia*) 書中，則寫作 *Altana-khatun*。註二四我很疑惑此名之實在寫法是 *Altani-khatun*，或 *Altini-khatun*。

註二三 參考拙撰蒙古人及教廷五一頁。

註二四 帕忒迦諾夫蒙古史(一八七一年版)十一頁寫作 *Altana*，然在七四頁附註中又作 *Altina*。

(四)一三二八年虞集爲表揚系出欽察的燕帖木兒 (*Altünür*) 之先世，所撰句容郡王世績碑，註二五其中誌有十三世紀末年同十四世紀初年的幾個婦女名稱。一名太塔你 (*Taitani*)，札只刺真 (*Jajirajin*) 也，質言之，札只刺 (*Jajirat*) 部落的人。一名也先帖你 (*Asüntani*)，塔塔兒真 (*Tatarjin*) 也，質言之，塔塔兒 (*Tatar*) 部落的人。一名月魯帖你 (*Üritkani*)。

註二五 見元文類卷二六，並參考元史卷一三八。

如上所引諸例可見 *-tani* 或 *-tani* 是一種接尾詞，視字之種類而加於名稱之後，用以構成婦女之名稱者。因爲也里 (*Al*)、禿黑 (*Tug*)、泰 (*Tai*)、也先 (*Akai*) 等類的名詞，構成不少人的名首，(例如燕帖木兒 *Al-timur*、禿黑帖木兒 *Tug-timur*、泰不華 *Tai-buga*、也先不花 *Akai-buga* 之類。) 可以證之。但是十四世紀的譯人業已不復明瞭 *-tani* 同 *-tani* 之判別的本義，加之蒙古文字在這兩種寫法之間沒有判別，於是乎甚至在非顎音的寫法之後，也寫作 *-tani* 了。這或者是 *-tani* 之一疊讀的影響。此種婦女名稱的接尾詞，頗與十三世紀常用的 *-tun* (*-tun*) 相類。(如帖木倫 *Tamulun*、那莫倫 *Nomulun*、月倫 *O'ulun* 之類。)

我對於這個婦女名稱的接尾詞 *-tani* 之起源，尙無定見。考男女性之分別，在中世蒙古語中尙屬顯明，然在現代蒙古語中業已消滅。從前的「二」字，視男女各異，二男之二，則曰 *qoyar*，「二女之二」，則作 *jinar*。女名之接尾詞用 *-in* 的很多，刺失德丁書中已見著錄。當時用顏色作婦女名稱者，尾上照例皆作 *-gin*，同現在牝獸皮毛顏色名稱一樣。或者在過去時之 *-ba* 同 *-ci* 兩種寫法中，留有分別男女性之痕跡。總之，在元朝祕史中對於男人尙用 *-ba* (*-ci*)，對於女人尙用 *-ci* (*-ba*)，兩個接尾形容詞，現代的蒙古語中固然不復

有此類判別，但其對於所保存之幾個具有尊嚴性質的名稱，尙留有判別的痕跡。所以「皇帝的」作 *sutu*，「皇后的」作 *sutai*，男聖者作 *Khutukhtu*，女聖者作 *Khutukhtai*。關於 *-tani (-tān)* 者，世人可以猜想就是接尾形容詞 *-tai (-tāi)* 的古寫，但是這兩種接尾詞在同一時代並存，則若斷言他是方言的遺跡，未免尙早。

拖雷寡婦的名稱，我們既然確定末尾的別吉是一種尊號，與本名並不合而爲一。至若 *-tani*，乃是女名的接尾詞，所餘者此名之第一部份，這一部份解釋較爲困難。

若用 *Siyurghuq* 的讀法，似不可能，一方面因爲這種讀法在刺失德丁時代應該轉爲 *Siyurghuq*，又一方面突厥語動詞中有一字作 *siyurgha-*，抑作 *soyurgha-* 者，註二五在蒙古語中亦見有之。其義若曰「施恩惠於」。從此動詞中轉出的蒙古語名詞作 *soyurghal* (>*soyorghal*)，猶言「恩惠」，業已移植於察合台語 (*yaghatai*) 中。註二六 *Codex Comanicus* (110四頁 *soyurghal*) 已見著錄。考中世紀有個常用的突厥語人名，曰 *Soyurghatmis*。註二七其寫法對於名首兩個韻母大致不同，或竟不著錄韻母，而對於第一綴音中之。常不著錄。刺失德丁書中所誌拖雷寡婦的名稱，自迦特兒邁兒以來所常譯寫者，祇能代表 *Soyurghatani = Soyurghutani* 的對音。我因爲相信布洛賽刊本中所著錄的名稱同刺失德